四書大全

孟子

853
158
旧蔵書
陝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 一章言食色輕而禮重二章孝弟三章事親四章義利之辯五章辭受六章辭受之節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十四章出處九章王霸君臣十一章十三章為政十二章言教法十五章處貧賤十六章言信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親迎去聲迎上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鋤涔反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以定其高卑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食重取色而已。

絕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反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

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上聲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

聖賢於此錯宗予反之豈不察乎哉蓋酌量淺深也。

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十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絃有二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諧和

所以斷丁亂反

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朱子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爲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岑樓之喻血子之意可見矣。○南軒張氏曰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則以言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泪於人欲而昧夫天性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之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於凡事膠轕難辨之際安能必至於枉尺而直尋枉者必至於膠柱而調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也。○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東陽許氏曰敬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棄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終鰥必不可廢禮法而識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益不胥之教誨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朱子曰孟子遍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暇修爲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憂哉。

弗爲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音木是也。註。匹。讀爲鶩。野鴨曰鶩。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燕人之於耕稼也。烏獲古力士。烏獲至大官。○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新安陳氏曰。此章之要。所謂弗爲耳。及下文所不爲也。皆與爲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是亦爲烏獲以舉烏獲之任。所以爲之也。舉烏獲之事。是亦爲堯舜之事。是亦爲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慶源輔氏曰。堯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

所以爲之乃在夫音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耶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朱子曰堯舜人性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出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故顧體而充之何如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一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爲切至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舍胡反

率慶源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數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豈謂是歟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爲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修爲而即可爲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新安陳氏曰上二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啟教之

曰夫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賢遍反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此亦是富貴者之習氣都求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曷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去聲　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甸反無不可師不必遠

舍此而受業也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道者必以致知爲先今曰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爲何哉栗子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如是而爲不孝如是

而爲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慶源輔氏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既難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孝親敬長之良知良能而遡其自然之性則一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栗子曰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新安陳氏曰可爲嘗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服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言也。求言已。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爲之之端。即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則所謂可爲堯舜者。必眞能爲之。安有不假修爲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爲嚴師之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音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去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

言之旨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音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去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哉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之心。仁之發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益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蒲昧反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而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育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朱子曰〕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恝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爲不孝也。〔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爲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爲人欲。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膝下二體而分啼尺兒反息呼吸氣通於親新安陳氏曰此卣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以前深味父母之愛親之心油然生矣。

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怨也。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益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於天。亦似自以爲無罪。天可與舜同日語也。○雲峰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眞者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谷也。按莊子書有宋鈃刑堅二音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聲○見莊子天下篇。

說下教號聲駡古活反不舍上聲○見莊子天下篇。疏去聲云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搆古侯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矣。先生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牼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之也南軒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彝○西山眞氏曰戰國交兵禍烈矣宋掇二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太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新安陳氏曰以利說二王而罷兵若兄爲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出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週人欲存天理尤嚴焉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之而不報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之而不報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隣國季任爲去聲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朱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倏交則禮意輕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連其名也。知孟子之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作俗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敬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雖有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自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　季子爲去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爲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爲而不敢君子之所爲。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覺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

先後爲去聲皆去聲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人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先後竝如字。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君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不惡汚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行之諸外而言人固有此無私心而言合天理以在諸心而言合天理以唯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注引師說以爲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事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程子曰五就桀此伊尹五就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不得不如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

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通旨 朱氏公遷曰。仁以事言。孔子許三子以仁。孟子許三子是就其處事而知其心之仁。孟子是因其有心處許之以仁。孔子三子之事則似乎仁人之心也。然夷齊三子。迹無可疑。得乎仁。故集註之說各不同而實不同。

昌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聲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

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昌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形甸反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與之不必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昌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

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舉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

還 日夜載甲夜人。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隨而隅爲之崩

考 吳氏程曰 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髣髴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

詆譏孟子仕齊無功。未免爲貪賢也。

曷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膰音煩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俎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行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平聲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髣髴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知也○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爲而不欲言之者矣○汪氏曰爲肉爲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行而著君之罪則爲不仁也不爲苟生義也君子之所爲仁義而已○陳氏曰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娘謂孟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又謂有賢則覆言古人事未方以君子自擬以衆人揖髡髡雖譏孟子未出門而去而孟子以顯齊王之失亦見髡之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知也○慶源輔氏曰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丁氏。名公著。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自王道衰。霸圖盛。人惟知五霸之功。豈敢議五霸之罪。惟孟子嘗平王賤霸。故以三王爲五霸。罪人。焉。五霸。

或從前一說。

今之諸侯。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平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力驗反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上所類反。下所律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

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攜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
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新安陳氏曰無王如此使自
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二王之世豈非罪人
之言述職之事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
其土田次詢其賢才益爲國之道莫
先於農桑莫於人才一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初
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曠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過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敖所洽反。韓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載書
加於牲上新安陳氏曰威信服人無事歃血歃歡也。壹明天子之禁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時戰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
家之要也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
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記其日美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
置書加於牲上。三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
訖糴。訖止也。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
事。【四音義】○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不下意以
明天子之禁而已。不考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不必
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
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爲妻。則無夫婦之別。
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
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
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
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
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
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亟
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於和好無猜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
之惡。故曰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
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順而長之。固爲罪矣。逢
君惡者。迎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說秘姦諛爲
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安於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爲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罪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巽需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

也與音余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興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安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歟

慶源輔氏曰孟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切責幼切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令之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戰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但驅之於死地也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齊盛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新安陳氏曰就使倖克敵已驕敵怒禍方深耳況未必能一不免敗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

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二百里。鼈方三百里。鄭氏以王制爲夏商制。爲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所以不同。朱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其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遷四簡百里之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供四國。又當別劃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爲之騷動矣。凡如此趙去。不數太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百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數。故得見古制。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

魯地之大。皆幷去聲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從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爲。以其非所當得故也。況於殺民而求廣土地者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在於仁。華陽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小人引其君於貪利。引其君於奢侈。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其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湯爲堯舜之君。成王爲文武之君。此引其君於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王。故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君以當非道也。○西山眞氏曰道之於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事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　朱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

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耳。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乎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爲君富國剝下奉上者此是爲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爲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爲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爲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爲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爲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爲良臣。豈不痛哉。○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譏切慎子而繼發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扶問反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欲反與童僕同苦樂。樂音洛下同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勿軒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吾不生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丸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寒時生成。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

（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爲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并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謀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之

時所無有也。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爲輕賦之說。欲以施之國家。故孟子明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雜者以開其智。中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歷陳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亦可謂委曲詳盡矣。（雲峰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新安陳氏曰）彼貉道而以中道遷之。此爲小者。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敝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關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去聲之築堤壅委恐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勿軒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仁彊勇。四術俱然。築堤壅水。不仁。所謂彊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彊之術。故深抑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爲天下除害。而圭乃爲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猶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朱子曰。攷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爲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貨而言。則專于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爲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之正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汪氏曰〕執經。體常也。不泥。通變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曰吾聞之章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喜其道之得行。

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豈之以善。

夫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扶下同。

輕易去聲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暬善言之貌。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爲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己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新安陳氏曰距與拒通前漢汲黯傳距諫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君子小人迭爲消長上聲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故爲天下之公也自以爲是則己而絕天下之公理敝敝孰甚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相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音潮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雁與飛同鴈而後去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

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通考趙氏惠曰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卽位之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按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養以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石。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時靈公卽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定公十二年。是衛靈公卽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卽位之四十三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新安陳氏曰]所謂大者以下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減爲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益通上下二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于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

受也。○[慶源輔氏曰]言辭行其言也則就之。爲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爲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于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于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雲峰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貶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貶可就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

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窾發於憲。敔之中。讀書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舉於畝（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鬲音余六反）販（方萬反）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甯戚飯牛。（去聲）國。孫叔敖隱處。（上聲）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形甸反）前篇。（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也君賢皆臣也故皆曰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去聲）勞其筋骨。（去聲）餓其體膚。空（去聲）乏其身。行拂亂（去聲）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忍音刃。）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去聲。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音佩）戾也。動心。忍性。謂竦（荀勇反）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朱子曰〕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爲欲所役。性定則不爲氣所動。○〔雲峰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是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貧賤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湊得源頭活水。源源而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爲沙泥所壅。

不為波流所汨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苦心志所以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餓空乏。所以忍性。忍性則惡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前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一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日撞行去。便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五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恒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新安陳氏曰下文所謂作與喻。即是改過之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聲微故必事理而通曉也朱子曰困心衡慮者心覺有其過徵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平聲幾微故必事

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傅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于事勢窮厄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爲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于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新安陳氏曰人主爲國內有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亦亡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結章首至而後喻一節自困而亨以上截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恒亡一節自困而亨以上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爲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敦人之仁○雲峰胡氏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于敦篤它是入德路頭敦篤它是成德地步以安樂

失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今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絶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勉齋黃氏曰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泆。必起于晏安。當阨窮困躓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二。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以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動心忍性。是充廣道心之節制人心。二句是擴天理之過人欲。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悉井反則是亦我教誨之也。朱子曰趙氏註屑潔也。考孟子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爲潔而教誨之類。新安陳氏曰不屑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非忍而絶之。實激而進之。是亦多術申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尹氏曰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1710

教ニ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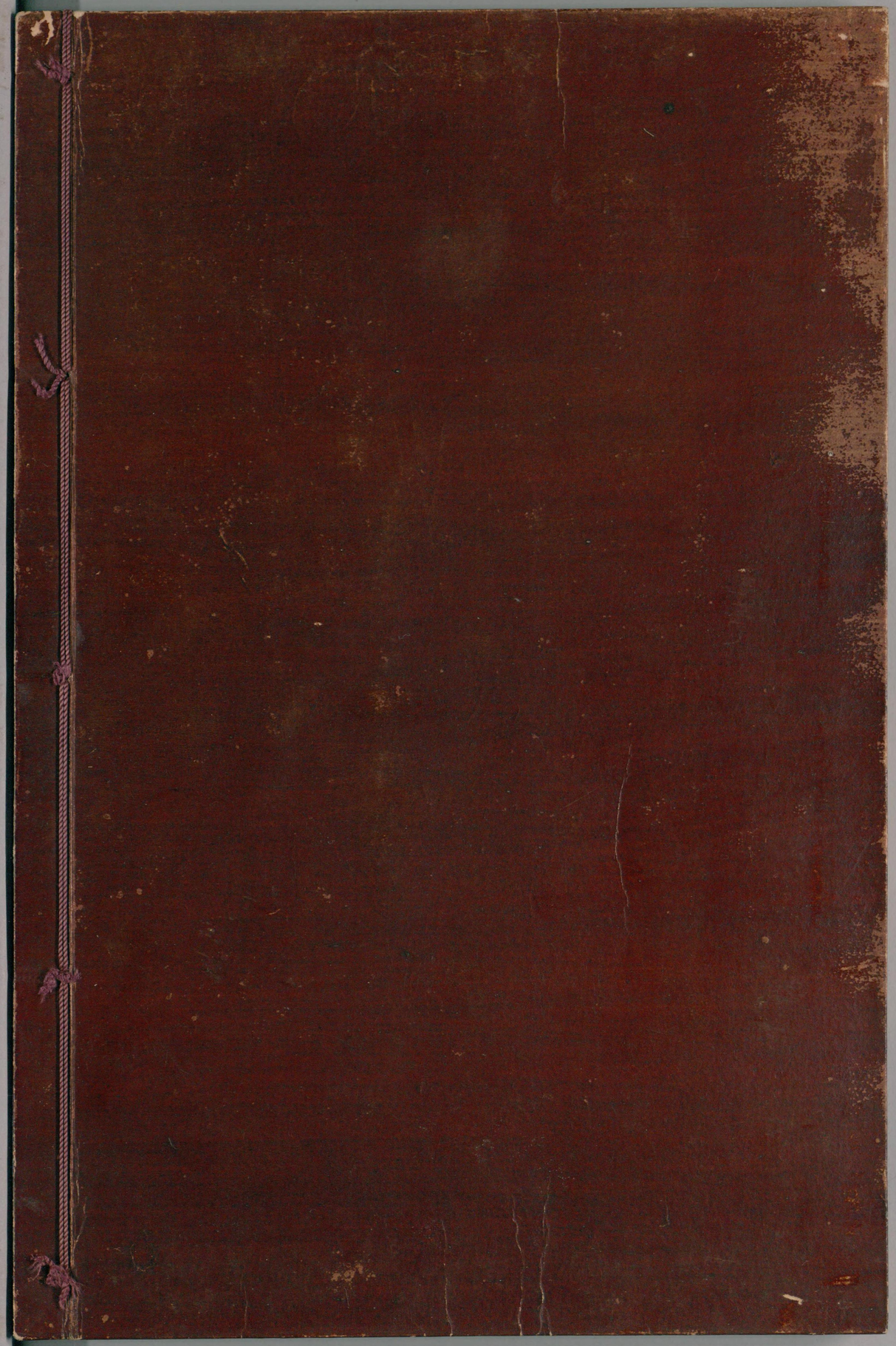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